

霸道小神通

卧龙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霸道小神通

卧龙生 著

(第一册)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狱中结牢友	(1)
第二章	阴毒活阎王	(23)
第三章	难熬生死链	(49)
第四章	误入贤人庄	(72)
第五章	与鸡同睡乐	(99)
第六章	绝色戏偷儿	(129)
第七章	巧得神仙兔	(152)
第八章	崔氏豆腐情	(175)

第一章 狱中结牢友

“我是冤枉的，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狱里此起彼落的呼喊声，对这个衣着华丽的生人，似无影响，他依然悠闲踱步，跟在牢头的后面。

“神气什么？你还不是和我一样要在这儿，暗无天日，除开虱子，什么也没有的人间地狱呆上一辈子，哈哈！”

说话的人瘦骨如柴，披头散发，晦暗的烛光，隐约可见青黄的面颊，瞪着一对尚有余力的火眼。

再瘦一点，只怕他整个身体都能钻出木条之外，此刻他正吃力的伸着那支棍条般粗细的手，企图用他那又脏又长的指甲，抓破新犯人的衣裳。

新犯人眉头微皱，牢头毫不客气一鞭挥出，但见那苍白的手上，立即出现一道血痕，连忙抽回手，喃喃自语道：“指甲啊！指甲！你可不能断啊！我可赖你，对付可恶的虱子。”

说罢，检视指甲，宛若珍宝般。

新犯人又是一皱眉：“这种地方，我怎能住下去？”不管能不能住，牢头已经带他到达目的地。

“进去吧！龙大爷。”

牢头对新犯人极客气，引起众人的注意。

除开了脚镣手铐，龙吟庄的龙啸，享受重刑犯没有的待

遇。

“龙大爷，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小的，小的尽力办到就是。”

龙啸挥手道：“你去吧！在这儿还能有什么需要。”

的确龙啸进入的这间牢房，业已关着六名犯人，人人手足被缚，席地而坐，稍一转身，便能碰到彼此。

“喂！你踩到我的脚啦！”

一名短小精悍的人，正以敌视的态度，对待龙啸。

龙啸歉然道：“对不起，太暗了，所以没看见你的脚。”

其实实在是万大的脚太短，龙啸没留意，以致于正巧，一脚踩到万大的左脚。

靠万大身旁坐着的一人骂道：“别以为宫廷的走狗对你另眼看待，就自以为了不起，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老大的名号，告诉你在这里除开我们老大，谁也不准托大。”

“你们老大是谁呀？臭小子，你们老大那点道行，那在我孙小毛眼里。孙小毛高里来高里去，大内进出千百趟，连皇帝老爷，都畏我三分。”

自称孙小毛的人，坐在万大的正对面，个子不算高，但两支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异常灵活。

“你就是孙小毛？”万大身旁那人显得有些不相信孙小毛的身份。

孙小毛自豪道：“大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虽然在江湖上的名声，不属于行侠仗义之辈，但比起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大爷的名字在告示牌上悬赏银可不在少数。”孙小毛眼神抛向万大身边那人，大有寻衅的意味。

龙啸劝和道：“二位不必相急，大家同是落难的人。”

“呸！谁是落难人，大爷只不过夜夜高来高去，有些疲倦，进来吃两天清闲饭。”

角落一名气宇轩昂，高头大马的人道：“孙小毛，吹牛别吹过火了，有种当场表演一下，看看在这只有十余名走狗的开封大牢，你能不能来去自如。”

孙小毛顿时住了嘴，没好气的瞪着龙啸。

龙啸来来回回，找不到一块可以栖身的空隙，道：“孙……孙兄，麻烦让一让。”

原来瘦小的孙小毛故意侧坐，一支带脚镣的脚，搁在另一个面貌丑陋，始终沉默的人身上，那人低着头，不介意孙小毛的无礼。

“喂！小毛贼，别欺人太甚。”万大身旁那人，和孙小毛八字犯冲，见他举止，格外的不顺眼。

孙小毛眯眼不闻不问。

龙啸碍于活动空间不够，施展拳脚，始终对孙小毛礼让有加：“孙兄，大家在此相逢，也算有缘，何不高抬贵脚，容小弟有个落脚的地方。”

万大怒气冲天道：“你的脚早落在我的脚上，你还要什么落脚地方，简直得寸进尺。”

“是啊！你一进门就得罪我大哥，罪该万死。”

曾几何时龙啸受过这等晦气，握紧的拳头，已准备击向那人，那人见状，忙叫道：“老大，救我！”

万大愤怒骂道：“没出息，专会惹事生非！”说着身体已挺身挡在那人之前，和龙啸怒目相视。

牢房不高，体形高大的龙啸躬着身，只觉身后有人拉扯自己的衣角，回望，正是那丑人，他这时已拨开孙小毛的脚，腾出一个屁股的空间，让给龙啸。

龙啸开心的坐定道：“多谢！”

那丑人仍旧低着头。

“哑吧，你今天是怎么啦？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反抗老子。”

龙啸打量二人，再怎么，孙小毛的年龄都比丑人小了四、五岁，心付道：“这小毛贼欺负人，我得好好教训他。”

正待出手，孙小毛忽地唉唉大叫。

“活该，应该，看你还欺不欺负人。”

“刘尚书，你能不能闭嘴？”万大似对身旁这人忍无可忍。

“你说他叫什么？”孙小毛忍住疼痛，探问一再和自己斗嘴的人，姓啥名谁。

刘尚书得意洋洋道：“老子和你一样，对自己的名字，引以为傲，出生时父母赐名刘尚书。”

“哈！哈！哈！刘尚书，大概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人坐在牢里的尚书。”

“闭嘴！”怒火中烧之下，刘尚书已经凑近孙小毛，准备修理他一顿。

万大吼道：“混蛋！你带给我的霉运还嫌不够多，给我回来！”

照此情形看，刘尚书和万大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瘦高的刘尚书才会依言，老实的坐回原位。

孙小毛赶紧逃过一边，甩手骂的道：“喂！我看你声音比拳头粗，河襄度！”

“哎哟！”孙小毛双手捧腹又大叫起来。

刘尚书一股怨气消散，开心大笑道：“你得罪老子，所以遭报应。”接着刘尚书也喊叫起来。

万大眼中戒备着，问道：“是谁暗下毒手，胆敢伤我杀人魔的手下，滚出来！”万大人小心不小，口气也不小，在这时候，仍有着大梁山山大王派的派头。

没有人相应，莫非大家都怕了这人和“杀人魔”的万大？

不！瞧瞧龙啸脸上一脸的不屑，丑人的表情完全掩盖在他的丑之下，角落那男子剥着脚皮，无视于周遭的环境，孙小毛、刘尚书痛苦得满头大汗。

忽地，万大以他那满是粗毛的手，抓向刘尚书隔壁那人。

那人反应极快，连续三支梅花针发向万大。

龙啸此刻才看清这牢房中最后一个人的面貌，暗道：“好秀气的男人！”

万大接住三支梅花针，反击回去。

角落那人道：“杀人魔，这可不是竞技场，伤了不该伤的人，后果可是你负。”

龙啸大叫：“兄台小心，这魔王已掐开脚镣手铐。”说时迟那时快，龙啸出手阻止万大的凶性。

碍于空间狭小，一来一往，除了较内力外，别无他法。

龙啸善使剑，和万大内力僵持良久，渐感不支，倏然间，背后源源而来的力量，万大嘴角含血，龙啸占了上风。

“吃饭了！”整个开封大牢，哗然喧闹，只因为狱卒将今日的晚餐送来了。

丑人抢了两分，一份给龙啸，龙啸感激道：“多谢相助。”

丑人一味傻笑，龙啸心里明白，若没有丑人适时的助力，刚刚受伤的人不会是万大，而是自己。

牢里的饭实在色味俱差，两条红萝卜，一堆不知名的野菜，一碗白饭，龙啸勉强扒了两口。

角落那人道：“怎么，嫌饭不合胃口？”

龙啸在未明他问话意向，道：“我不饿。”

周围的人都津津有味的吃光面前的饭菜。

丑人将龙啸剩余的饭菜也吃个精光。

但见远处摇摇晃晃一个人提着灯笼，渐渐走近，孙小毛道：“这么晚了，难道还有哪位勤奋的大老爷，要挑灯夜审不成？”

刘尚书插口道：“夜里常有小偷出没，八成大老爷打算杀一儆百，连夜问斩偷偷儿的脑袋。”

孙小毛抚摸着自已的颈项，心道：“斩首示众，都是白天的事，不过最近我连连干下巨案，虽不成大老爷当真发了狠心，要我孙小毛做三更前的亡魂？他妈的，死就死，早死早投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只是下辈子得换点高级职业做做。”

“龙大爷！龙大爷！”牢头刘大福低声呼唤龙啸。

刘尚书向万大耳语道：“这小子什么来头，半夜里还有人送点心，大哥，我们可不能任他猖狂。”

万大内伤初愈，恶狠狠的瞪刘尚书一眼道：“你安份

点!”

龙啸被刘大福带出了牢房，道：“龙大爷，这是龙夫人，辗转托人捎给你的，趁热吃了吧！”

龙啸叹气道：“丹桂好吗？”

望着妻子亲手做的几样精致的小菜，龙啸有些食难下咽，无限的悔恨，如梗在喉。

“夫人要小的转告大爷，千万珍重，她自会设法营救大爷。”

“大福兄，我想麻烦你一件事。”龙啸取下腰际一块上好的玉佩，塞到刘大福手中。这些衙门公干的人，若手头没有一点好处，他们是不会好颜相待的。

握着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刘大福笑脸迎人道：“龙大爷有事，吩咐小的办便是，何必客套？”

牢头收下贿赂，龙啸放心道：“你去龙吟庄去告诉龙夫人，不要浪费钱财，我是罪有应得。”

说罢，龙啸迅速回到牢房，咀嚼着伤心的往事。

一支长满厚茧结实的手搭在龙啸手上，龙啸抬眼望到一对关注的目光，微启的嘴唇，含混其辞，丑人似有着许多安慰的话要说。

“哑吧，别开口喽！”孙小毛不甘寂寞，任何事均插上一脚，适才知道牢头不是来提犯人，心宽大半，又有开玩笑的心情。

“孙小毛，教训没尝够是不是？”清秀的男子，怒视着偷偷儿孙小毛。

孙小毛浑然不知，不久前一阵腹绞，正是那男子暗施劲

力所致，看他眉清目秀，斯斯文文，于是道：“娘儿们也似的小哥，进来这么多天，我还以为你也是个哑吧呢！正想……”

下面的话孙小毛说不出口，因为他的嘴已被一圆形团塞住。

“好俊的功夫，但不知小兄弟如何称呼？”墙角那名犯人，是关靖天，原是开封府前任大老爷座前的首席捕快。

杀人魔是让他抓进来的，但杀人魔进来不久，他也跟着进来。

杀人魔万大数月来，几次逃跑的机会，全让关靖天阻拦，万大无时无刻不在留意关靖天：“这小子最好招惹几个冤家，让老夫有机可乘。”

抱着这样的心情，万大希望那俊俏的男子和关靖天有点冲突才好。

事与愿违，那人尖声向关靖天回道：“对于死刑犯，有没有姓名都是一样的。”冷淡的口气，随着一股冷风，流窜进每个人的体内。

关靖天喃喃道：“是啊！称呼对一个即将去世的人，有何意义？”

“关靖天，要死要活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倘若你我联手，小小的开封大牢能奈我何？”

万大不愿意死，他抢存的财物，还秘密藏在某处，美好的人生，尚待享受，他不容许自己就这么死了。

假装套牢的手铐脚镣，他丢弃一旁，预备乘夜逃亡。刘尚书急道：“老大，你不能丢下我啊！”

万大恼道：“当初我若是丢下你，也不会窝在这儿束手束脚。”

长久拘禁，手脚难免麻软，万大活动一下筋骨，便替刘尚书除卸绑缚。

“万大，你敢跨出牢门一步，我即取你性命。”许多犯人被关靖天的声音惊醒，他们揉着惺忪睡眼，静观其变。

“关靖天，你怎么进来的我不管，若说纯粹为了看住我，到牢里陪我，那我不得不说关捕头，好意心领，省省牢饭吧！”

万大这回势必要逃狱，因为他不要人家遗忘杀人魔万大的名号，这是他杀多少人头，才换来的。

江湖走动无论成就好名声，抑或坏名声，皆万分不易啊！

关靖天急急跃过众人道：“别不识好歹，我是为你好，今日开封大牢不比昔日，你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刘尚书道：“横竖是死，我们冒险死里求生，关大捕头闪开。”

一个人不顾一切拼命的时候，力道和勇气均有平日三倍大，关靖天承受二人夹攻，非常吃力。

龙啸寻思：“他们均能挣开绑缚，为什么不逃呢？”

万大大声道：“关靖天，放聪明点，我们一起逃吧！”

“往那里逃？”刹时间三十余火把，将黑暗的牢狱照耀如白昼，领头的是一名脸上有刀疤、神气活现的捕头——雷震。

关靖天对他充满敌视、怨恨。

“杀人魔，你活得不耐烦了，也不看看是谁当差，居然打着逃跑的念头。”

雷震目光逼向了关靖天：“关捕头知法犯法，协助犯人逃跑，罪加一等。来人呀！特制的刑具侍候，关大捕头和杀人魔武功高强，普通牢城的刑具太委屈他们。”

几名官差，遂将沉重的刑具替关靖天套上，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万大、刘尚书自不敢妄动。

“大人，这位关兄一直阻止他二人逃亡，望大人明察。”龙啸挺身道出真相。

“你是什么人，未上刑具，谁给你的特权？”

没有人敢回答活阎王雷震的问话，龙啸不禁懊悔：“我为什么强出头，这一来，岂不害苦刘大福？连累丹桂母子？”

活阎王雷震细小锐利的眼神，来回搜寻着手下，在刘大福的身上，他发现他要找的。

他站在那个满头大汗，直打哆嗦的刘大福面前：“好大的胆子，私收贿赂，你对他倒是忠心，也罢，反正你收了人家的好处，我这就先让你上路，黄泉路上，你替他开道去！”

刘大福哀求道：“雷捕头饶命，我下次不敢啦！”还没说完话，刘大福被活阎王击碎头盖骨，当场毙命！

雷震掏出一块丝绢，用力擦抹着手，直到刘大福的鲜血一丁点都不剩为止。

龙啸怒吼道：“我罪该万死，是我的错，你为什么要杀他！”

龙啸意图冲出去，和活阎王雷震一决生死，然而他的脚宛如千斤重担拖住，始终移不了半步。

雷震阴冷的笑道：“关靖天，万大，你们两个同流合污，我会上报老爷，让你们如愿以偿，早早解脱，哈哈！”

雷震的目光里，只有关靖天，狂笑半晌，即离去。

关靖天捏紧木栅栏，血自牙缝渗出，目光牢牢盯着活阎王远去的背影，道：“你得意不了多久，只要我有机会见老爷。”

活阎王仿佛听到关靖天的话，笑得更猖狂。

龙啸一直挣扎，丑人依旧固执的抱着他的双腿。

气氛不好，孙小毛缩向墙角，兀自抓着自己的虱子。

刘尚书泄所气道：“完蛋，这个新刑具是铁打的，我的两个肩都压垮了。”

“都是你，若不是为了救你，延误时间，我一个人早就逃脱了。”万大满脸通红，显然他在暗中使劲，企图挣脱身上的枷锁。

关靖天道：“省省力气吧！活阎王的玩意儿出于精心设计，不容易破解。”

关靖天这话像说给自己听，但见他颓丧的捶打脑袋。

“关兄，何苦如此，有话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

龙啸看到雷震处罚手法的手段，不禁有着了解这人的冲动，关靖天和雷震间，似有浓浓化不开的仇怨，或许由他嘴里，可以探听到雷震的底细。

孙小毛无聊已极，亦附和道：“呆在这儿，怪无聊的，关大捕，你就把那冤家死对头的事，当成故事，说来解解闷。”

关靖天痴呆的望着牢门外的黄泥地，由于终年见不到阳光，一股霉味，阵阵袭鼻，死亡、绝望的气息夹杂其间。

“君子不齿人所难，你们何必揭人隐私？”旁边的男子，连语气都透着文雅。

孙小毛道：“你们不说，我说好了，一旦明天我偷偷儿被拖至东门斩首，你们也好将我的事迹留传后世。”

刘尚书嘻笑道：“小偷也有值得传世的事迹，你别让我笑掉大牙。”

“哇！狗眼看人低，当年的盗帅楚留香，还不是靠着三支手的绝学，吃遍五湖四海，我孙小毛虽及不上祖师爷的功夫，放眼开封境内，孙小毛进出茶楼酒肆，时常分文未带，掌柜的大鱼大肉，山珍海味，照样乖乖双手奉上。”

刘尚书辩道：“盗帅果真尚在人间，只怕会被你活活气死，光会说大话，有本事将大牢钥匙，以及爷爷身上这付刑具的钥匙，一并盗来，我便甘拜下风，当众磕三个响头，倒过来叫你爷爷。”

孙小毛抢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刘尚书这辈子尚未做个大丈夫，一生对万大唯唯诺诺，死到临头，姑且豪壮一次，于是敲打着刑具，保证道：“大丈夫说话算话。”

龙啸狱中的第一夜就在吵吵闹闹中过去。

鸡鸣天光，所有的人酣睡未醒。丑人推醒龙啸，比手划脚一番，龙啸不解道：“有事吗？”

丑人极力的以手势表达心意，奈何龙啸依然一付大惑不解的样子。

“哑吧，除非神仙，谁也看不懂你想干嘛？”孙小毛被丑人的动作惊醒，推开丑人，面向墙角小解。

“闪开，贱死人！”秀气的男人以手掩鼻，紧闭双眼，满脸通红骂道。

孙小毛道：“怪事，难道你的尿就不薰人吗？”

那男人眼中有着晶莹的泪光，好久冷瑛没掉过泪，在男人狱中，种种的难堪，令这个女杀手，满腹心酸。

她不明白，为什么大老爷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还将他囚于一群男犯人之间。

关靖天道：“孙小毛，你不仅手多，嘴也多，下辈子转世投胎，包准你报应不爽。”

孙小毛在这间牢房中谁都敢招惹，唯独关靖天，任他再怎么骂自己，技不如人，只有默默承受。

王大冷冷道：“昨夜若不是你，今天我已回到大梁山。”

关靖天回道：“即使没有我，你心里明白得很，你不是雷震的对手。”

“他到底是什么来路？”王大当然明白关靖天说的是实情，但是，这叫雷震的，凭什么瓜替代无私铁捕？杀人魔急欲得知。

“老大，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啊？”

假如没有刑具在身，刘尚书就算有千个脑袋，也不够王大这个魔头砍的，“老大，饶命！我不再乱说话。”

王大气馁道：“我怎么教出你这个酒囊饭袋。”

“常虎，有人来看你。”丑人原来叫常虎，他跟着狱卒去会见来看他的人，步伐有些迟疑。

孙小毛道：“你们知不知道丑八怪是怎么让人抓进来的。”

刘尚书好奇问道：“他怎么进来的？”

常虎其貌不扬，可是数次相助龙啸，龙啸竖起耳朵注意听有关丑人的犯罪情由。

“据说他是怡春院的保镖，贪恋院内的姑娘，求欢未遂，失手击毙女子。”孙小毛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越说越有劲。

龙啸厉言道：“事情的发展是你亲眼所见吗？”

孙小毛道：“虽非亲眼所见，倒的的确确是亲耳所闻，不信你问那个刘大福。”

刘大福昨夜里死在众人眼前，孙小毛的话，已是死无对证。龙啸道：“下次我再听你胡说八道，我便掐断你的脖子！”

争执休矣，无事可为，迷迷糊糊睡着，不觉之间又过了许久。

常虎拖着发响的脚镣回来了，神情木然，双手似被什么东西捶打过，无名指的白骨披露。

狱卒一脚将常虎踹进牢中，大声嚷道：“龙啸，出来！”

想起丹桂和七岁的儿子，龙吟庄庄主首次有着怕的感觉，心道：“丹桂，若我不幸先走一步，你定要教养小豪长大成人。”

随着狱卒重新走着昨天进来的路程，心情沉重，脚步也跟着慢多了。

龙啸寻思：“此刻我若击毙狱卒逃走，易如反掌，只是丹桂她们将随我逃亡天涯，过东躲西藏，草木皆兵，见不得天日的日子，我不能这么做。”

挣扎间，一道刺眼的阳光，照得龙啸睁不开眼。